



温柔的误会

艳是一个性格温柔的小姑娘，最近走关系在一个电信营业厅做了前台。

电信厅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投诉的，挂失的，缴费的……来排队的人们挤在一起，难得有个好脸色。天天面对这样的人群，由不得人心生冰霜，面带焦躁。

早上为了一个每月五元的来电显示，艳差点被顾客骂哭。那顾客硬说他没申请来电显示功能，就是不肯缴费。

漫长的一天。快下班了，艳疲惫地吐口气。营业员做久了，再温柔的人也会变成刺猬的。

这时，一个小伙子要退手机卡，说着什么“费用……费用”的。艳脑袋嗡嗡地看着那张冲她微笑的脸，心想，好容易有个笑脸，可是别快下班了来找事儿呀。买也买了，用也用了，想退就退，我们电信还吃不吃饭了？一天的劳累，实在不想缠夹了，退就退吧。艳伸手拽过小伙手中的卡，准备敲键盘，小伙子又递过来一沓人民币，说请艳查看通话记录，他要补交费用。

“费用从电话卡上就划了，不用查了。”

“不是啊，您没听明白，这卡有毛病。”

“我知道有毛病，这不给你退嘛！要查明天再来，今儿下班了。”艳忍不住声音拔高了两度。

小伙子仍然微笑着：“对不住，可能我没说明白，这卡我用了三个月了，上面一直是四十块，等于我通话没缴费。”

艳出现了短暂的思维停顿。明明听明白了，可是怎么好像听不懂？

“你是说这卡怎么打都不计费！？你……不要了，要退卡？”艳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调适自己的表情和思维，傻乎乎地冲小伙咧嘴笑了笑。

“是，我要退卡，还要补交通话费。”小伙看出艳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意思，也笑起来。艳觉得那个笑真好看，像阳光一样。

“真少见啊，这样的卡”，艳拿起卡来左右端详，调皮地皱皱鼻子，“用之不尽呢，这可是几十万张卡中才出现的‘金卡’呀。”

“快下班了，还麻烦你。请帮我查查要补交的费用。”

艳忽然觉得心头的冰霜燥热一时化了，笑容也温柔起来。“像你这样的人，现在可很少见啊。”褪去了职业的烙印和人与人的提防，艳恢复了20岁女孩本有的天真。

“我按‘真善忍’的标准做人。”他仍然微笑着。

艳一惊。“你还在炼法轮功？”

“是啊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这个功法最基本的教导就是‘真善忍’，占便宜的事从炼功起我就不干了。”

“可是，国家不让炼了，而且电视里怎么讲得那么吓人呢？”

“电视台是政府控制的，它想要咋说就咋说，想编啥就编啥。”小伙脸上失去了笑意，眉间有一抹阴云。

艳受其感染：“也是，共产党说的话，我周围人也没几个信的，大宣传小宣传多了，我从来懒得听。你别介意，你就炼你的功，注意安全就行了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小伙又笑起来，“多几个你这样的明白人，中国就好了。”艳眼睛弯弯地笑了。

“多几个讲‘真善忍’的，这生活就轻松多喽。”看着小伙子离去的身影，艳悄悄地想。◇

明慧週報

副刊

第12期

2005年6月24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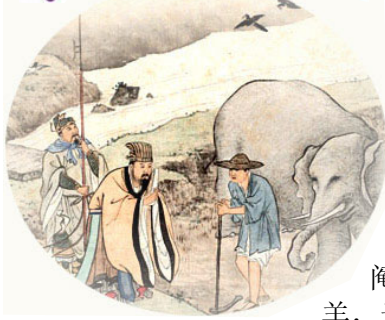
60年代初，由于中共“人祸”造成的三年大饥荒，物资奇缺，所有东西都要按人口凭票供应。春节期间，已尽可能地把平时勒紧的裤带松了一松，所以一到正月十五，虽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供请客的了，但元宵节的汤团是必定要吃的。大清早起来，母亲用春节省下的糯米粉和豆沙包汤团，我就和邻居的伙伴们到外面弄堂玩去了。

就在我玩得感到肚子有点饿，跑回家门时，却看到一老一小两个外乡人正站在我家后门口，老者瘦骨嶙峋，连胡子眉毛都已灰白，弯曲的背上扛着一个打满了补丁的袋子，蜷曲着青筋的左手牵着一个约六七岁的小女孩。同样的精瘦、同样的衣衫褴褛，只是她手上端着的，是一个打满补丁的空的大碗，望着灶间里正在烧汤团的母亲，轻声地、然而却坚定地说着听不懂的方言，只是从他们的表情上，猜得到是在要饭。我冲进屋里，直嚷着要吃汤团。母亲轻声地说，他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，我们每人省下两个，他们就能吃上元宵了。

正说着，忽听背后传来那老人的惊叫声，我转过头去，只见小女孩正双眼紧闭，慢慢地委坐下去，手中却依然紧紧地捧着那只大空碗。“快！快把她扶起来。”母亲焦急地说，一面掀起沸腾的锅盖，一下子捞起满满一勺白花花的圆子，倒入那满是补丁的碗中。那白胡子老头接过汤团，一面感谢，一面就着热汤喂给小女孩吃。

那天我破天荒地没有吵闹，只是默默地吃完了我的一份汤团就离开了。亲眼目睹的这件事，使我一下子成熟起来：了解了母亲的胸怀，在朦胧中理解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涵义。◇

古人与纷争



郑国有两个人争年龄。一人说：“我和尧同年。”一人说：“我和黄帝哥哥同年。”相斗不决，以最后停止的为胜。

光武帝旧制，每年腊月祭祀后，皇帝要赏给博士每人一羊。因为羊有肥瘦，有人建议杀羊分肉，有人要抓阄，于是甄宇牵走了最瘦小的羊，于是没有人争了。

汉朝人刘宽有一次驾着牛车外出。有人丢了牛，认定刘宽驾车的牛是他的，刘宽就跳下车，解下牛给他，自己拉着车走回家。

三国时刘备屯兵小沛，袁术遣纪灵率军三万进攻刘备。吕布找来刘备、纪灵二人，说：“我生性不喜斗，但喜解斗。”◇

有的人往往有心灵感应，甚至许多超级明星都有对未来感应的能力。

1980年摩洛哥王妃著名影星格雷丝逝世前两年，她曾在心理保护学院接受过特殊的试验，该院长和副院长

证实了这一点。此后，她就对经常在一起的朋友说，她对自已的死亡有预感，断言：她会死在摩洛哥的街道上，但不知道这件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，并且梦幻到自己的葬礼。她的孩子们听后很害怕都吓哭了。果不其然，两年后，1982年她在摩洛哥死于车祸。

歌舞演员安·米勒毫不犹豫地承认她有心灵感应的能力，并声称是她印度的外曾祖母赋予她的。米勒拍摄《广播城欢宴》时年仅14岁，正当她拍片时，突然她觉得有奇怪的声音敦促她马上停止表演去休息，她赶紧向导演请示，导演急盼着早些完成这组镜头，表示不耐烦。然而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告诉米勒无论如何也要停下来，她毅然离开了舞台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一声巨响使整个舞台震荡起来，一道巨大的电弧光准确无误地射在米勒刚才表演的地方。米勒相信这是“保护神”给她发的警报，使她逃避了一场灾祸。

还有一次，安·米勒也觉察到了危险，这时她正在科尔·波特的音乐片中演出歌舞，没有及时走开，节目刚演完，还没有离开舞台，突然灯光一熄，一根机器的吊杠砸



在了米勒的头顶，使她有两年时间不能行走，更甭说跳舞了。

著名电影演员苏菲亚·罗兰也有过多次预知未来事件的经验。旅居巴黎时，有一天她预感到要发生火

灾，便问女秘书是否已购了火险。当晚住所就发生了火警。又有一次，她预感会被偷盗，当时她和丈夫卡路庞蒂都不在家，她马上打电话与丈夫联络，丈夫认为她神经紧张，岂料翌日他们的家真被盗匪光临，损失甚大。被窃去的东西包括她的奥斯卡金像奖。

她还相信自己具有超自然力量，有一次她被邀出席一个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慈善舞会，她忽然心血来潮，预感会有一场大火灾发生，于是拒绝出席，留在罗马，由前意大利小姐玛莉安妮代替她。当玛莉安妮飞返罗马时，飞机发生爆炸，机上无人生还。

其实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预感”。只是比较敏感的人会觉得强一些，而不敏感的人弱一些。

当然“预感”用现有科学是很难解释得通的，但修炼人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功能叫“宿命通”。他原是人的一种本能，只因为人迷在常人的假现实中，越来越迷失了自己的本性，所以这种本能渐渐的就退化了。如果有人想重新具备这种功能，就只有修炼，返本归真。◇

良心如枕

◎张林薇

午后，倚于床头闲翻杂志，看到一个句子：“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。”就随手记在纸上，细细体味。这个句子让我想起一些普通的人和事来。

这件事是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。夏天晚上，我们在院中纳凉。一只半大兔子从门缝跑进我家，赶之不去。母亲说：“天这么晚了，让兔子往哪儿去呢？弄不好会让什么给吃了。先留它一夜吧，明早谁吆喝，再还给谁。”我就找出一个笼子把兔子安置下来。

到了第二天，并没有人吆喝少了兔子，又过了好多天，还是没人找。兔子在我家一天天过下去，母亲却日益感到不安。

她的不安在一天晚饭后再次流露出来。那晚她一边给兔子喂青草，一边说：“我怎么总觉得眼皮跳？耳

根发热？兔子，你说是喂你还是放了你？”兔子只顾埋头津津有味地吃草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，从父亲的皮夹里抽出两块钱走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回来了如释重负地说：“我把两块钱丢在西边大路口了。随便谁捡了去，就当赎这只兔子了，省得晚上睡觉也不踏实。”

这件小事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觉得不可思议，甚至带着迂腐的天真，但我相信另有一些人会表示理解并有同感。生而为人，总与一些事相连。有些事也许不为人所知，但躲不过良心的审视，尤其是当午夜梦回时，也是良心靠灵魂最近的时刻。

真的，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。枕着这个温柔的枕头，我们得以安然入睡。◇



我儿子已经上大学了。他亲眼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，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非常不理解。在大学里，他经常给同学们讲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。

今年五月十二号是我儿子的生日，很多同窗好友前来祝福。在吃饭中，不小心一根刺扎到了儿子的喉咙上，同学们慌了手脚，有的让喝醋，有的让大口吃东西往下咽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有的还建议去医院。这时，他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，想起了法轮大法好。于是他静下来，默念“法轮大法好”。不一会儿，鱼刺神奇的下去了，把几个在场的同学惊得目瞪口呆。

在电话中，儿子对我说，以前光知道大法神奇无比，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。听得出他流泪了，这泪是对大法师父的感激。◇



真管用

天津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上小学。有一次她出水痘，不到七天就痊愈了。后来她们班里有一个同学出水痘，很长时间不好，她将一个写有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护身符送给他，并告诉他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就管用。

不几日，她的同学对她说：真管用。两个小孩的谈话被接送孩子的家长听到，家长不由的说：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好的这么快。◇



鱼刺消失了